



HFC 红帆船译丛

希尔顿自传

HFCYC

HONGFANCHUAN YI CONG



希尔顿自传

〔美〕康拉德·希尔顿 著

何 作 译 蒋 华 校

百花文艺出版社

[津]新登字(90)002号

希尔顿自传

〔美〕康拉德·希尔顿 著

何 作 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13 3/4 插页 2 字数 219,000

1993年3月第1版 1993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7-5306-1059-7/1·968 定价:7.30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个美国人杰出的成功故事。

康拉德·希尔顿，这位美国饭店业的巨子，以其朴素、开朗、幽默的文字，追述了自己充满艰辛与曲折、充满梦想与奋斗的一生经历。

希尔顿从梦想开始，凭着相信自己的这种信念，凭着忠实于自己梦想的这种热情，白手起家，从开办银行到经营二手旅馆开始，一步步发展成为在世界各地都拥有大饭店的希尔顿国际饭店公司，成为饭店业的巨子。

这确是一个奇迹。而奇迹背后通过自传让你感到的是一种美国人的独特性格，一种美国人的创业精神。

目 录

一	人必须有一个梦想.....	1
二	成长的历程	36
三	学习——四处学习	55
四	危急、饭店、三位姑娘	80
五	政治家、银行家、资本家.....	101
六	经法国巴黎去得克萨斯.....	131
七	客栈老板、得州风格	164
八	事业与爱情.....	196
九	唯一可靠的保证.....	226
十	开拓视野.....	258
十一	人的志向能有多大?	295
十二	事业是无止境的.....	340
十三	无尽的成功路.....	384
十四	生活的艺术.....	417

一 人必须有一个梦想

我并不是出生在得克萨斯州。

这一无法改变的事实曾经使孤星州^①州长杰斯特先生一时十分尴尬。当时他正诚心诚意地准备授予我“得州名人”的称号，而我也已接受了这一殊荣。对此，新闻界做好了一切准备，客人们也都争相前来出席这一传统的授誉庆典。

但在最后时刻，人们心头上升起了疑云。虽然很多人都十分肯定地认为，我是在得克萨斯的锡斯科买下了第一座饭店，还在该州的达拉斯建起了第一家希尔顿饭店。但是，谁也不能肯定，我是否真的出生在得克萨斯。而这却是获得即将颁发的荣誉称号的先决条件。得克萨斯人，无论成名与否，都应该是出生在这块土地上，而不是后天造就的。

① 孤星州：得克萨斯州的别称。

在加利福尼亚的寓所，我接到了州长的加急电话。
“康尼，”他说，“你出生在索科罗县圣安东尼奥，是吗？”

“是的，”我自豪地回答。“新墨西哥准州^① 索科罗县的圣安东尼奥。”

对方一阵沉默。过了一会儿，杰斯特先生缓过神来。
“那么，”他说，“你将成为世界上唯一的名誉‘得州名人’。”在庆宴上他又补充说，“在得克萨斯州，人们只承认一个圣安东尼奥^②。”而已成为名誉“得州名人”的我则心平气和地说，“在我出生的地方，人们认为有两个圣安东尼奥。”然而几个月前，当我最后一次重游故乡时，不由地想到：州长那天的话不仅机敏过人，而且更带有些预言的成份。

因为，现在看来，的确只有一个圣安东尼奥。

事实上。我对此并无心深加推究。谁都不会想到自己的出生地会从地球上消失。我去了新墨西哥，因为阿尔伯克基城在完全了解我的背景，包括我的出生地的情况下，给予我莫大的荣誉，专门设立了“希尔顿节”。

我也不指望一切都一成不变。当我的飞机着陆时，我就暗自庆贺：阿尔伯克基城和我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① 准州一词指的是尚未正式成为州，但是已有本地立法机构的地区。

② 圣安东尼奥，得克萨斯州的第三大城市也叫圣安东尼奥。

——当然是朝着好的方向变化。

阿尔伯克基是我生平第一次到过的“大地方”。最初，我乘坐哐当作响的火车去那儿的一所小型军校读书。在火车站，有一个比我大一些的男孩来接我，看得出来，他对要管教我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学生一点没有信心。

而我最后一次去那儿，乘坐的是巨型飞机，以一种拥有无上权力，足以减小时空的自豪感在科克兰德机场着陆。记得第一次见到科克兰德时，那里一片荒芜，是野兔、地鼠、犬鼠出没觅食的地方。如今，那里到处都是与原子能有关的高大建筑。原子能既是人类新时代的先驱，又是人类陷入战争时的致命威胁。

我的那位同学颇不情愿地领我穿过阿尔伯克基城，使我这一学童首次领略了该城的面貌。我们拖着疲惫的脚步走在印满车辙的土路上，穿过一些散乱无序的土褐色的房子。这是一座新兴的铁路小镇，住着六千名吃苦耐劳的拓荒者，铁路劳工、冒险家、形迹可疑的女人和持枪歹徒。

最近一次到该城时，我被警察护卫着风驰电掣地穿过这座拥有十八万人口的现代化繁华都市，在希尔顿饭店下榻。

我向姐姐费莉斯、老朋友威尔·凯勒赫以及那位在我小时候曾经在索科罗县当过传教士的彼得·约瑟夫·佩尔策牧师解释这一切巨大变化。

“真了不起，”我说。“多大的进步。”

他们都问我是否打算去看看圣安东尼奥。

正是费莉斯建议我作这次旅行。她认为旅行会对我的身心有益。费莉斯总是尽力帮助我正确地权衡得失。

1955年，位于贝佛利山的贝佛利希尔顿豪华饭店开张时，银号齐鸣、影星荟萃，场面壮观，盛大而又风雅。我记得当时曾央求费莉斯到加利福尼亚来，同我一起出席庆典。

她给我寄来一张明信片，写道：“亲爱的康尼：感谢你盛情邀请我参加庆典，可是你可能忽略了现在正是加工桃子罐头的季节。”

现在，“希尔顿节”将变成现实，我心满意足，一帆风顺，正是费莉斯用她灵巧的手鼓起了扬帆之风。

我告诉她，“那时我做梦都未想到过。”我的意思是自从我第一次见到阿尔伯克基后，这个城市和我都有了巨大的发展、变化。

终于有那么一天，阿尔伯克基希尔顿饭店会耸立城中，掩盖掉火车站，使哈维集团引以为骄傲的老阿尔瓦拉多大厦也显得相形见绌。

“我想，”费莉斯沉思道。“你第一次到这座城镇时才十一、二岁。不，你当时决不会想到饭店这行当。那时你正担心上寄宿学校。你只愿留在家里，并且希望能有一天长大自立。”

刹那间，我体味到一种随着恼人的记忆油然而生的轻微的苦涩。当一个胆怯的、骨瘦如柴的孩子被一个比他厉害的陌生人拖拽着穿过小镇，那时他心里十分明白自己的双脚比身子长得还快，并且经常因此受到拖累。

费莉斯使我重新回到现实。“好了，你已在阿尔伯克基城留下了你的痕迹，索科罗城还有着我们家族的印记。但是，在圣安东尼奥却没有你的丰碑，其实你应该去看看自己的出生地。”

威尔·凯勒赫之所以建议我去那并不是为我的什么丰碑操心。他只是在思念着我的父亲。他对我说：“康尼，你父亲几乎是单枪匹马地建起了那个小镇，他死了，小镇也开始衰亡。几乎再也没有什么生意能使它维持下去。”

火车不再在圣安东尼奥停靠，这对佩尔策牧师来说无疑是一个莫大的打击。我很理解他的心情，因为当他在圣马西亚尔当传教士时，靠步行或骑马走遍了自己的教区，直到阿奇森·托具卡，圣菲的铁路工人可怜这位牧师，让他搭乘列车尾部的守车，他才得以巡行圣菲铁路沿线的教堂，也包括我们的教堂。“我不能想象火车不在圣安东尼奥停靠，”他沮丧地摇着头说。

我也不能想象。在我全盛时代的日子里，我的一位老同学再次证实了这一点。何塞·安东尼奥·冈萨雷斯坐着他那陈旧的福特汽车上溯里奥格兰德河长途跋涉前来看望我。我问他，“圣安东尼奥现在怎么样了？”他那张满

是皱纹的棕色的脸紧紧地皱起，仿佛就要哭出声来，他用地道的西班牙语轻声地回答，“很糟糕。”然后，他建议我亲自去看一看。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了。这是一次空间的旅行，对我来说又是一次时间的旅行。

从阿尔伯克基出发，沿公路行驶了十三英里，我在一个叫爱尔塔的印第安村落停下来。村落在无垠的灰色沙土中犹如土岗似的耸立着。这里曾是我母亲最喜欢的郊游地之一。古老的教堂里面依然挂着那幅我和母亲第一次看到时就使我着迷倾倒的画。那是一幅圣像，当面临劫掠者进攻的普韦布洛印第安人在教堂中避难时，一支利箭穿透了画像。母亲解释说，这些印第安人甚至在他们完全理解自己所皈依的宗教中的神祇的法力之前，就感觉到这种力量的存在，退入教堂内避难，祈求保护，也得到了保护。

这种令人鼓舞的思想就此留在我的意识之中。后来，在我尚未充分理解上帝的法力的时候，我也知道我依然可以祈求上帝保护。

教堂外面，村落带着一种永恒的庄严静静地浸润在阳光之中。我想这是公正的，游牧的阿帕切印第安人和纳瓦霍印第安人到处漂泊、劫掠，最终被制服、被赶进了保留地，而普韦布洛印第安人则安谧地保留了独特的文化，

过着有纪律的村庄生活，保留着远在第一批西班牙人涉足印第安土地来淘金之前就有了的自治政府。

老人们深情地认为，这是因为他们生活平静、热爱和平，乐于与他们的征服者共享自己的农耕灌溉的专门知识，并且友好相处。

现在，他们在慢慢地消逝。但是我对此深怀敬意：尽管他们会消逝，但是在传统的继承者消失殆尽以前，他们虔诚地恪守着自己的生活方式。

但是在那里我也发现了变化。

当我看到小屋圆顶上高悬的时髦电视天线时，我的感伤的沉思被打断了。我继续迅速赶路，是被一种毫无感伤的思想驱赶着上了路。我想着在教堂门口向我“只要一枚硬币”的彬彬有礼的印第安男孩，说不定此时正沉浸在远隔千里的好莱坞制片商的对印第安传统的歪曲解释之中。

离开爱尔塔村，渡过里奥格兰德河，我到了河的西岸。我沿着金绿色的三角叶杨树带前进，这些树种在向南通往埃尔帕索与旧墨西哥的河道的边上。随着三角叶杨树在一片黄褐色的沙土中渐渐消失变成桧树，灌木丛、野南瓜、两岸的金绿也渐渐变成了橄榄绿与银白。偶尔出现一些平顶的土坯农舍，堂而皇之地挂着一串串红辣椒。农舍周围是整齐的农田。

然而当我驶离这条孕育生命的河流时，突然间一切

都荡然无存。没有任何居民和生命的迹象。现在，我正在一片沙漠之中，干旱和过度放牧使得这片土地除流动的沙丘外一无所有，肆虐的沙暴一天之内就会移来一座沙山。我记得在这片土地枯竭之前，雨水能把它改造成牧场。而今天，这里似乎已是连绵不断的荒漠。

在这片大沙漠中，公路又蜿蜒伸展在里奥格兰德河畔的绿荫之中。阿尔伯克基以南七十五英里处就是索科罗镇，它是圣安东尼奥最近的邻居。

岁月如流水，终于我又回家了，回到了曾伴我度过生命之中最初的二十五年的家。在这片海拔五千英尺的土地上，有狂烈的风暴，眩目的阳光，青色的山峦以及在沙地上投射成变幻无穷的图画 of 令人惊叹的云彩。我感受到了年轻时所体验的那种浪漫情调，那种诗意和强烈的现实感。此时诗意占了上风。

这里苍茫宽广，有着更多新鲜的空气，更充足的阳光，更大的空间。这地方会使人的心胸变得宽广。因为没有任何东西会限制他，他可以随意幻想，可以壮志凌云。

饥饿使我回到了现实。

我突然意识到，在这样的乡村中人们会有更大的食欲。在纽约和好莱坞文明区，珍馐佳肴确实美味可口。但我现在需要的是一块可充饥的牛排而不是能够引起什么遐想的牛排，像我在新墨西哥矿业学校念书时，在索科罗旅馆吃过的那样的牛排。

年轻的旅馆经理满怀希望地接待我，但当我对他说，我希望现在吃午饭并不为时过晚时，他耸耸肩膀。

他说，“我担心阁下已晚了大约十年。”生意变坏后，他们差不多已有那么多年没有举办过正式午宴了。索科罗城也是如此。每到一处，我发现自己晚到了十年甚至四十年。

正如费莉斯所说，全城到处都有希尔顿家族的印记。在老广场上有一座希尔顿药店，这家店铺是一位依然健在的远房亲戚爱米丽·希尔顿太太开的。在那座耸立已达一世纪之久的白色双塔楼圣米格尔教堂旁边，在一百年前由洛雷托修女建立的简陋的土坯女修道院的旧址处，有一所现代化的熠熠闪光的学校和修道院，芝特卡梅尔希尔顿神学院。这所学校是对我母亲的纪念，她长眠于城后山上的古老公墓内，就在我父亲的墓边。

我上学时仅有三栋砖楼的矿业学校，如今已经扩展成一个巨大的校园，现在是新墨西哥理工学院，已成为该城的主要支柱。

矿井本身已被废弃。

一条绿树成荫的街上有一栋二层楼的住宅，这是母亲生了最后一个孩子后父亲为她建造的。当时我眼里的宫殿现在似乎缩小变成了一栋普通的带木制阳台的灰色泥砖住宅，而且里面住着不相识的人，我没有停留。

我拿着鲜花来到古老的公墓，伫立凝视那座石砌双

墓，我的父母就长眠于此。我看到了远方马格达莱纳山的浓重的蓝色。在这座最大的山的弯曲处，有一尊风化剥蚀造就后宛如一位下跪修女的塑像。这山正是因此而得名。有一次我曾骑着我的栗色母马奇奎塔到过那里，当时我的梦想没有超出自己的视野范围。

回首环顾小镇，虽然那里还有印记，但留下这些印记的人们却已经离去。

沿河继续行驶了十一英里，我发现了圣安东尼奥的遗迹。费莉斯说过我应该来看一看，但这里已经没有什么可看的了。

我所熟悉的小镇是在黄土小山中开拓建成的，现在几乎已消失在茫茫的旷野之中。

是的，紧靠河边过去还有一片黑黝黝的房子，围着乱七八糟的篱笆，正门对着肮脏的土路，路上鸡犬和孩子们乐呵呵地在阳光下拣拾垃圾。但是我父亲曾建立的整洁的小小帝国：商店、仓库、畜栏和谷仓已被大火、岁月和盗掘者彻底地毁灭了，只留下地基和一堵颓墙。

一度是哺育圣安东尼奥生命的动脉的火车站已被卖掉。火车不再一天停靠二次。位于迦太基的煤矿也已关闭多年。得克萨斯州的州长说得对，很难让人承认还另有一个圣安东尼奥城。

我的老同学也说得对，情况“很糟糕”，非常糟。

然而，那里还有两处地方与我过去的生活有联系。仍

然屹立在山上的学校校舍已不是过去的校舍。它不是我上学时的那所宿舍，我一点也回想不起它对我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强烈的东西。

我的所谓正规教育从一开始就是很不正规的。从只有一间教室的土坯砖校舍的小学校到现在享有盛名的罗斯韦尔新墨西哥军事学院，以及索科罗的矿业学校，我都上了不长时间，学过一些东西。但是我不记得是否曾经毕业，也从未成为过高等数学的怪才或对西班牙语有持久的爱好；也没有学到很多东西。

只有那两幢依然矗立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两旁的建筑，才使我想起自己曾在此地深得其益，并且知道这座被遗弃的城镇尚在喘息。

一幢是圣安东尼奥杜柏杜亚教堂。在小镇解体之际，信徒们仍在继续修缮教堂。

另一幢是小小的、空空如也的箱形建筑，里面曾开办过银行——我的银行。

它们代表着我在圣安东尼奥真正学到的两堂课。一课是从我母亲那学的，另一课则是从我父亲那学的。

我的母亲，玛丽·劳弗斯韦勒·希尔顿是我所知的最高尚、最豪爽的女士。作为年轻的新娘，她睁大一双淡褐色的眼睛，离开爱荷华州高度文明的城镇道奇堡——在那里她的德国出生的父亲生意兴隆——来到朋友们称为“合众国外被上帝遗弃的准州”。虽然她知道阿帕切印

第安人差一点谋杀了她的新郎，但她对他们了解甚少。她对西班牙语也懂得不多，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时这种语言在新墨西哥准州很通行。至于拓荒者们的艰辛，她更是一无所知。

但是，有一件事她很明白：在地球上没有任何地方会被上帝遗弃。

玛丽·希尔顿是一个深守信仰的女人，她把这种信仰传给了她的八个孩子。

我们大多数都出生在一所粗糙的土坯房里。那也是我父亲的总店，房子坐落在旷野、大漠、荒山之中，位于阿尔伯克基与埃尔帕索之间的圣安东尼奥城内。还有一条被人讥称为“大河”即西班牙语里奥格兰德河的浑浊细流流经这里。

到我对母亲有清晰记忆时，她仍有着隆直的鼻子和可爱的嘴巴。虽然她还很年轻，但是她的黑发几乎都已变成灰白。在我早期的记忆里，她的娇小身材总是裹在肥大的棉布工作裙里，似乎总是把一个孩子抱在她的大腿上。我想我父亲那时已经很有钱，但在准州里很少有奢侈品可买，玛丽·希尔顿的时日又长又艰难。虽然有许多墨西哥人热心帮忙，但有些事情他们还是插不上手。千零碎杂活的格雷高利时断时续地与我们生活在一起，一直到他去世。他会洗碗扫地，但是他不会伺候我们吃饭，因为他不会做饭。他也不关心我们的伙食。他住在谷仓外的一